

## Manchu/满洲文明译注的方法论基础

### 【语言方法论的困难所在】

“在研究女真史和满族兴起史方面，朝鲜史料具有最重要的价值。”李朝（1392-1910年）基本上与明清两朝同时存在，其用汉文记载的官修史书《朝鲜李朝实录》大量记载女真的活动，包括内部社会的报告。此外，《满文老档》是满族入关前用无圈点老满文书写的官方编年体史书。“日本学者志学扎实谨严，曾在《满文老档》、《朝鲜实录》等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上花费了很大精力，注重语言工具的掌握，所以在满族早期历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sup>1</sup>相对于中国的研究，日本的优势在于日语有片假名表音系统。

女真这个名称来自女真族人自称发音[dʒuʃə]/Jursen/ジュシエン/Jurchen/ジュルチン/ㄐㄨㄝㄊㄨㄢˊ的汉字表音记载，最初见于903年的史籍，也用“肃慎”、“朱理真”、“主儿扯”、“珠申”、“诸申”等汉字书写<sup>2</sup>。从日语“女真/じょしん/jyosin”、朝鲜语여진/yeojin的发音可以看出，汉语里用于表音的两个汉字“女”、“真”已经变调，不能正确表示ㄐㄨㄝㄊㄨㄢˊ族人了。严谨的史学书写应该是“ㄐㄨㄝㄊㄨㄢˊ/女真”或“女真/ㄐㄨㄝㄊㄨㄢˊ”，以表示对这个族群名称的原初发音和不同时代不同作者随意采用的汉字表示。对于同一个ㄐㄨㄝㄊㄨㄢˊ族，所有的汉文史籍里出现的表音汉字的书写都应该用同一个表音词书写，在汉音元素还没有普及之前，暂时把汉字词附属在汉音元素词母组成的词之后：即“ㄐㄨㄝㄊㄨㄢˊ/朱理真”、“ㄐㄨㄝㄊㄨㄢˊ/主儿扯”、“ㄐㄨㄝㄊㄨㄢˊ/珠申”、“ㄐㄨㄝㄊㄨㄢˊ/诸申”、“ㄐㄨㄝㄊㄨㄢˊ/肃慎”等，这样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这些汉字词其实是指同一个名称，而且标明了正确的发音。类似的例子太多，导致汉文史书记载的一系列混乱，包括“正史”《元史》为九个非汉人士因为汉语名字翻译不同分别立传。用“汉音元素词母/汉字”的准确表述方式是汉文明建立具有理性规则的史学研究的基础，也必将大为简化、准确化汉语史学的表述。<sup>3</sup>

ㄐㄨㄝㄊㄨㄢˊ/女真人12世纪征服和统治华北建立金朝（1115-1234年），后来的Монгол/Mongol/ᠮᠣᠩᠭᠣᠯ/蒙古帝国的元朝汉文文献以及رشیدالدین/Rashid al-Din/拉施德丁（1249-1318年）用新波斯语/Persia/تاریخ جهانگشای/波斯语编译的《史集（或集史）》<sup>4</sup>都用“女直”/جورچه/jürcha来称呼。金朝在很大程度上参考契丹文创制了ㄐㄨㄝㄊㄨㄢˊ/女真文<sup>5</sup>，但金朝灭亡后就很少有人用了。ㄐㄨㄝㄊㄨㄢˊ/女真人树立了异族入主中原的猛安（千）谋克（族长）制模式而为后来的元、清

<sup>1</sup> 刘小萌：《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前言。

<sup>2</sup> 清朝的敕修《满洲源流考》记载：“金国本名珠理真。谨案：本朝旧称满珠，所属曰诸申，与珠理真相近，但微有缓急之异，实皆肃慎之转音也”。

<sup>3</sup> “汉字所代表的语言段落，从甲骨文开始就是语词。古代汉语基本上是单音节语，一个字代表一个词，连绵词极少。近代汉语的词汇向双音节和多音节发展。越来越多的汉字不能代表语词，只能代表语词中的音节，从‘词字’变为‘词素字’。这是汉字功能的重大变化，但是表面上看不出来。在7000个现代通用汉字中，有三分之二是‘词素字’只有三分之一是‘词字’。汉字已经从‘语词符号’变为‘语词·音节符号’。”周有光《汉字和文化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七三页。

<sup>4</sup> 赵京，Монгол/Mongol/ᠮᠣᠩᠭᠣᠯ/蒙古帝国史译注，2021年8月18日。

<sup>5</sup> 女真文有大字、小字，表音、表意之分，名词有10个格（类似拉丁文），有音节式、辅音式两种复数后缀。女真字结构比汉字和契丹语简单，书写方式自上而下，由右向左换行。从日语汉字“女真”的发音ジョシン/Jyosin接近女真族当时的发音[dʒuʃən]，可以知道汉字“女”的发音在不同时代和地域经历了变化。（赵京，中亚文明简史新译初步，2019年4月5日。）





满洲词母 (独立)	ㄩㄛㄨㄛㄨㄛㄨㄛ 转写 1892	新满汉转 写 1994	汉音元素转写 Manchu-CPE2022
ᠠ	a	a	ㄚ
ᠡ	e	e	ㄛ
ᠢ	i	i	ㄨ
ᠣ	o	o	ㄛ
ᠤ	u	u	ㄨ
ᠨ	ū	uu	ㄨ, ㄨ-
ᠨ	n	n	ㄋ-(词前), -ㄋ(词尾)
ᠬ	k	k	ㄎ
ᠭ	g	g	ㄍ
ᠬ	h	h	ㄏ
ᠪ	b	b	ㄅ
ᠫ	p	p	ㄆ
ᠰ	s	s	ㄙ
ᠰ	š	sh	ㄕ
ᠲ	t	t	ㄊ
ᠳ	d	d	ㄊ
ᠯ	l	l	ㄌ-(词前), -ㄌ(词尾)
ᠮ	m	m	ㄇ
ᠴ	c	ch	ㄑ
ᠵ	j	zh	ㄑ
ᠶ	y	y	ㄨ
ᠬ	k	k	ㄎ
ᠭ	g	g	ㄍ
ᠬ	h	h	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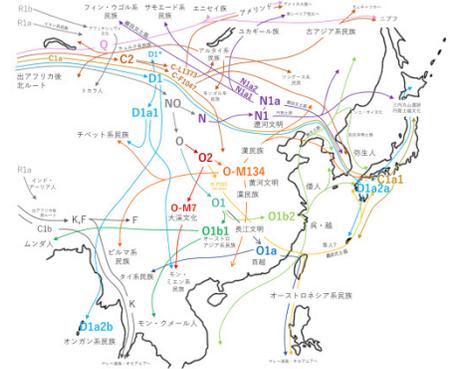
ㄐ	k ‘	kk	_ㄎ
ㄑ	g ‘	gg	_ㄑ
ㄒ	h ‘	hh	_ㄒ
ㄖ	r	r	ㄖ, 外来语: ㄖ-(词前), -ㄖ (词尾)
ㄕ	f	f	ㄕ
ㄖ	w	w	ㄨ
ㄗ	ts ‘	c	ㄗ
ㄗ	ts	cy	ㄗ
ㄘ	dz	z	ㄗ
ㄘ	dz	z	ㄗ
ㄙ	ʒ	r, rr	ㄖ, ㄖ-
ㄙ	sy	sy	ㄙ
ㄙ	c ‘y	chy	ㄙ
ㄙ	jy	zhy	ㄙ
ㄨ, ㄨ (词尾)	ng		ㄨ [ŋ], [əŋ]

爱新觉罗瀛生著《满语杂识》<sup>21</sup>全书1070页，包括A Manchu Grammar : with analysed texts一书的汉译并以此ㄐㄑㄒㄕㄖㄗㄘㄙㄨㄨ方转写满语词母。例如：“r是滚舌音（颤音）。固有满语词没有以r开头的。以r开头的词是外来语词。”（43页）但外来语词的r发音不一定是颤音，通常按l转写。“《清文启蒙》在uttu, tuttu下面注汉字‘屋秃’、‘秃秃’，而不注‘屋特秃’、‘秃特秃’。虽未注出‘促’音，但京语名师授徒时，遇此一定指示‘顿一顿’，实即‘促音’之意。”（250页）而汉音元素已经具有促音符号，所以kk转写为\_ㄎ、gg转写为\_ㄑ、hh转写为\_ㄒ。汉字注音“屋秃”、“秃秃”除了曲解的表意，也无法显示uttu, tuttu中的促音，应该、只能用汉音元素表示为ㄨ\_ㄨㄨ, ㄨㄨ\_ㄨㄨ。爱新觉罗瀛生在《速成自学满语基础讲义》（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十五课“音变”曰：“传统的满语教学中，读词绝非机械拼读，而是依音变而读”，并列读音与写法不一致的例子。满语书写词母与口语发音的不同，是普遍

<sup>21</sup>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一卷 满语规范语（书面语），第二卷 满语口语及方言——爱新觉罗氏家传满语口语及方言十五讲，第三卷 满语对汉语的影响，第四卷 满语拾遗。

的现象<sup>22</sup>。在初期阶段的转写中，暂不考虑音变，而只按照满文词语的书写词母转写。

崎谷満2009年著《DNA・考古・言語の学際研究が示す新・日本列島史—日本人集団・日本語の成立史》：Y染色体、ミトコンドリアDNA、成人T細胞白血病ウイルス、ピロリ菌、すべての分析が、日本人集団の移動が北ルートであることを示し、後期旧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の文化的多様性を証明している。人種的にMongoloid/モンゴロイド/黄色人種・蒙古人種の一つ。祖先はEurasia/ユーラシア/欧亚大陸東部より複数回にわたって渡来。日语属于Tungus/ツングース/女メム《メム/通古斯语系，又称Manchu-Tungus languages/满洲-女メム《メム语系，促音的存在提供了日语和满洲语相同来源的一个证明。



先看一个简单词汇：《满洲源流考》卷十一：“今满洲语称善射者谓之卓琳莽阿，卓与朱音相近，琳则齿舌之余韻也。莽阿二字急呼之音近蒙，是伝写雖訛，音解猶有可考也”。解释“卓琳莽阿”与高句麗的建国始祖的汉语姓名“朱蒙/주몽[jumong]”同源，例如北齐人魏收著《魏书》：“高句麗，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 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骑也”；高句麗的『三国遺事』：“國俗謂善射爲朱蒙，故以名焉”。此处“卓琳莽阿”译自jorin[tsorin] mangga[manqa]<sup>23</sup>/イゴカ | ㄣ・ㄣㄣㄣㄣ。笔者不懂满洲语，所以尊重《清史满语辞典》的拉丁转写表述<sup>24</sup>，由此得到满洲语“善骑者”的汉音元素转写イゴカ | ㄣ・ㄣㄣㄣㄣ，比“朱蒙”、“卓琳莽阿”准确、简洁对应原语发音；另一方面，jorin mangga这样的拉丁词母转写所用的英语词母的书写与国际音标发音不一一对应（再如[u]可写成u, v, w, e, 而i, j, y可发音[i]等），不能作为汉文表述的直接书写名词使用。

汉字不具备几乎所有书写系统中的词母转写功能，将来，在汉语书写中导入汉音元素词母后，可以参考确定古希腊语发音的书写的方法论<sup>25</sup>，从大量的满洲文、汉书、朝鲜史籍等记载里，综合确定满洲文明语言文字中兴时期（1599年至约18世纪）的发音和转写方案。

### 【大清帝国的奠基】

ᡩᠠᡳᡳᡳᡳ /Hong Taiji/ホンタイジ/ㄏㄨㄥˋ ㄊㄞˊ ㄓㄧˊ/皇太极/皇太子/洪太极/黄台吉/洪太主/洪佗始（这本来是一种称号，不是人名）继承ㄎㄨㄟˊ ㄨㄟˊ ㄏㄨㄟˊ，成为后金的第二位大ㄏㄨㄟˊ（1626—36年在位，年号天聪），完善八旗制度，是为“天聪新政”，变成一个足以与明朝争夺中原统治权的帝国力量，征服

<sup>22</sup>王庆丰《满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105页。

<sup>23</sup>商鸿逵、刘景宪、季永海、徐凯编著《清史满语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239页。

<sup>24</sup>从“满文、罗马字母与国际音标对照表”可见它沿用旧的ㄎㄨㄟˊ ㄨㄟˊ ㄏㄨㄟˊ转写（但没有标明），有ㄎ（词母形）/ng[əŋ]/ㄣ，而“新满汉转写”没有收入。不过，其中的k',ts',ts'i,q',p',t'等词母的书写和读音，现在的读者会感到困难不便。

<sup>25</sup>关于古希腊语发音，学术界普遍采用Erasmus/エラスムス/セカ ヲ ム ロ ム/伊拉斯谟提倡的restored/复古的发音系统，固定在《新约》所用的koine Greek/来源于Α θ ῆ ν α [Athína]/ㄚ ㄉ ㄣ ㄣ ㄣ/Athens/雅典的“通用希腊语”，但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希腊语著作作用modern/近代(其实是10世纪为止的中世纪语言)发音系统（赵京，希腊哲学原初最主要名字和概念译注，2022年5月11日）。

了朝鲜王朝和兀朮儿各部族，1636年改称daicing gurun/大清国，改年号为崇德），为后来清朝迅速扩展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厂メム・去歹リ丨改所有リメ丁ヲ/女真布族为满洲族，定满语为国语。老满文试行30年后，1632年，厂メム・去歹リ丨命 [Dahai]/勿丫厂歹/ダハイ/达海受命从三个方面改善老满文：一、加圈点区分不同音素（元音和辅音）、改变词母写法，对原本写法相同的不同音节加以区分，使词母与音节唯一对应；二、为汉语借词增加10个词母；三、规定一些音节连读的语音规则。勿丫厂歹在满洲人中被称为“圣人”。新的“有圈点”满文一直沿用下来。清朝的公文都用满洲文、兀朮儿文和汉字书写，但中期以后中央朝廷基本上只用汉字书写，所以到了西太后那一代，只识汉字，不懂满洲文。汉字圈以外的清朝属地依然用满洲文，被迁移到现新疆的锡伯 [Sibe]/シベ/ム丨ウセ/锡伯族至今仍然在使用改良过的满洲文<sup>26</sup>。插图是老满文书写的“天聪汗币”：（左）[süre]/聪明、（上）[han]/汗、（下）[ni]/的、（右）[jiha]/钱。



1643年，厂メム・去歹リ丨去世，其弟 [Dorgon]/ドルゴン/兀朮儿/多尔衮（意为“獾”，1612—50年）扶持6岁的侄子Fulin/福临继位（年号顺治）摄政，是顺治初期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1644年兀朮儿率清军入关，占领北京，领导清朝统一中国，奠定其后2百多年清朝统治、扩张的基础。



### 【“新清史”学派的方法论局限】

新锐的“新清史”学派领军学者、哈佛大学东亚与文明系Chinese and Inner Asian History教授Mark C. Elliott/欧立德在“满文档案与新清史”<sup>27</sup>提出一些满洲语文献编辑整理中与满洲文相关的问题：“在上千万件十七到二十世纪清政府运作期间保存下来的档案当中，约有两百万件，即约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全部或部分以满文书写。”“新清史并不仅是上述认识论的转向，而同时也是一种语言学的转向。”“新清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特色是使用汉语之外的语言写成的资料，不仅是包括满语，也包含了蒙语、藏语、维吾尔语、韩语、日语、彝语，甚至是俄语、法语或英语。”“这些档案大部分以不同于中国的政治词汇建立起来，其使用的词汇或语句未必可在中文中找到确切的对应，而更不用说是英文了。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表现出自己独特经验与独特感性的语言。”“从新清史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为什么只用满文档案的中文翻译会不得要领。”欧立德在他的成名作中就掌握满语的价值阐述更充分<sup>28</sup>。

定宜庄和欧立德在“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sup>29</sup>进一步解释能够代

<sup>26</sup>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现代锡伯文学语言正字法》，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

<sup>27</sup>台北《故宫学术季刊》第24卷第2期，民国九十五年冬季。

<sup>28</sup>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reface.

<sup>29</sup>《历史学评论》第一卷，2013年。[https://scholar.harvard.edu/files/elliott/files/ding\\_elliott\\_ershiyishiji\\_red\\_2.pdf](https://scholar.harvard.edu/files/elliott/files/ding_elliott_ershiyishiji_red_2.pdf)

表“新清史”学派的三个共同观点，主要是翻译简介欧立德的成名作中论点<sup>30</sup>，其中之一是“强调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新清史”将其称为“非汉族群”）语言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充分利用满文（蒙古文、藏文、察合台文等）档案，这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也是以满洲或其他非汉族群为主体进行研究的必要条件。”本文译注注重与书写语言相关的方法论问题，无意介入作为Frontiers of China的Inner Asian/“内亚”的内容争议<sup>31</sup>，也回避对学术规范以及相应的知识水准的判断，不过，欧立德署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之后，用简体字发表重复自己的更符合严谨学术规范的繁体字文章的内容，令人不解。

刘姗姗在““新清史”流派的形成及其主要观点”<sup>32</sup>重复以上内容，概括“新清史”流派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其中：2. 强调清代满洲的族群认同和对满洲特色的研究，3. 提倡以族群、边疆等视角和新的理论框架来重新审视清代历史，这两点的ethnic/エスニック/セムろゝ/群族性方法论在汉音元素范例11《汉文明以及周边群族的书写系统方案》<sup>33</sup>中有所展开；4. 提倡采用满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等文献研究清史。

遗憾的是，Elliott等“新清史”学派没有意识到用表意汉字翻译满洲词母本身的根本性缺欠与局限，虽然提出了研究清史的新“满洲视野”、推动扩展了清史研究，但难以开创清史研究的新天地。所有与中国历史相关的、特别是关系到群族的研究，都首先需要在汉语表述中导入音素词母来转写非汉字的名词、概念。

#### 【满洲语文献编辑整理中的转写翻译问题】

全世界为数不多的掌握满洲语知识的学者们的主要工作是整理、编制目录和翻译<sup>34</sup>。近年来对满洲语的兴趣反映出研究人员们越来越认识到目前的历史研究可能因为缺乏对满洲文献的利用而有失偏颇。

<sup>35</sup>

其中最重要的《满文老档》是清入关前由创制满文的せ儿勿ちろゝ和《丫《劣等人写成的编年体档册，共40册，记载了ろメ儿厂丫专统一ロメ丁ノ/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对明朝进行战争，建新都，以及厂メ△・女劣ロゝ继位後，屡挫明军等军政大事，也记载了八旗制度等政治社会经济法律规章天文地理等。原本现存于国立故宫博物院，民国60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发行广禄、李学智译注本《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本不包括满文，正文先印刷一行拉丁词母转写词组，紧接着下一行是

<sup>30</sup>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reface.

<sup>31</sup> 有很多学者沿着Owen Lattimore的思路写过不少关于满洲的论著，如Franz Michael, *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 Frontier and Bureaucracy as Interacting Forces in the Chinese Empi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42.

<sup>32</sup> 中华文史网2020年第26、27期。<http://www.qinghistory.cn/qsck/431146.shtml>

<sup>33</sup> 赵京，2022年10月30日第2版。

<sup>34</sup> 1. Gertraude Roth Li, *Manchu: A Textbook for Reading Documents*, University of Hawai'i, 2010. Introduction: Manchu sources. 2.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reface.

<sup>35</sup> Gertraude Roth Li, *Manchu: A Textbook for Reading Document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Introduction.



时，见到的许多成果，均出于当时的苏联学者之手”<sup>39</sup>。方便的是：人类学者S. M. Shirokogoroff在伪满帝国瓦解后逃来中国教学，他的两本相关著作被译为汉语。一、《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sup>40</sup>。在“本书满文和汉文词语读音指南”中虽然他声称“既然本书处理的问题是关于社会学和民族志的，而不是关于语言学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些词语的阅读搞得那么复杂。”但对很多社会关系的满语词语读音的转写介绍得很详细。二、《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sup>41</sup>。1912-1918年，他的研究注意力之一是“通古斯语的各方言和满语（主要是在瑗珲地区和北京）。”（p. 3）“把满语文言词汇和名称，按还没有汉化的满族的发音转写下来，并将瑗珲地方的满语口语转写下来。”“我不同意将“满洲”这个名称的起源，说成是来自“文殊师利”等等假说。”（p. 6）“我采用了记录亚洲语言所用的俄国“科学院转写法。”（p. 8）这个伪满科学院转写法不值得深究，但它的运用见书中附录二、“转写的近似音字母”，附录三、“特殊词汇”等。

### 【满洲起源的传说与史籍】

以下从《满洲实录》<sup>42</sup>用汉音元素转写翻译满洲文起源传说与史籍，对比既有的规范拉丁转写和汉字翻译方案。

[传说]日语资料传说满洲太祖的祖先在Odori/オトリ/オカカカ/鄂多里（朝鲜咸镜北道会宁）<sup>43</sup>，1919年上海出版的《中华全史通俗演义》第7卷39章的神话：“‘贝勒’（这是‘艾曼’首领的头衔）住在长白山东面的鄂多里城（驻防地），并称自己建立的势力为‘满洲’”<sup>44</sup>，最近的英文书籍指Bukūri/クムクム-カ/布库里山时加上“（后来说成是接近朝鲜的现在中国边界的长白山）”<sup>45</sup>山脚下的tamun/閔門/ダモン<sup>46</sup>/塔门/去ヤロメヲ潭/湖<sup>47</sup>，指明传说中的满洲族来源是现在的朝鲜境内。但是，据天聪九年《满文老档》五月初六记载，建州女真发祥地不在长白山、图们江地区，而是在黑龙江中下游地方<sup>48</sup>；“鄂多理城原址实际上却在松花江下游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马大屯附近”<sup>49</sup>。

[传说]三位天女  /Enggulen/ ㄜㄥㄍㄨㄣㄌㄨㄣ /恩古伦、 /Jenggulen/ ㄐㄥㄍㄨㄣㄌㄨㄣ /正古伦、 /Fekulen/ ㄈㄝㄎㄨㄣㄌㄨㄣ /佛库伦在クムクム-カ山下  /Bulhūri/ ㄅㄨㄌㄩㄣㄣ /

<sup>39</sup>王庆丰《满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105页。

<sup>40</sup>（俄）史禄国著，高丙中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sup>41</sup>（俄）史禄国著，吴有刚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sup>42</sup> 满文《满洲实录》译编，祁美琴、强光美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前言：“满、汉文本之间存在诸多差异。”“满文本应是较原始的版本，汉文本是在满文本的基础上翻译、加工而成的。”“但是，总体观之，汉文本不仅内容未脱离满文本，而且还对满文本的许多错记、缺载或[手民]之误进行了一一更正和补充”，所以应该同时印出。

<sup>43</sup>大原利武著《概説满洲史》、南满洲教育會、近澤書店、1934年、ページ一四九。

<sup>44</sup>（俄）史禄国著《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高丙中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181页。

<sup>45</sup>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

<sup>46</sup>以下名词的日语片假名转写按大原利武著《概説满洲史》、南满洲教育會、近澤書店、1934年、注一ページ一五四-一五五。

<sup>47</sup>以下引用按满文《满洲实录》译编，祁美琴、强光美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卷一，1-3页。

<sup>48</sup>李燕光、关捷著《满族通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建州女真源流”53-59页。

<sup>49</sup>刘小萌《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引用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1955年）第380页。





